

在大外科这个小天地里，医者、患者、医药代表，
他们联合上演着一出出离奇生死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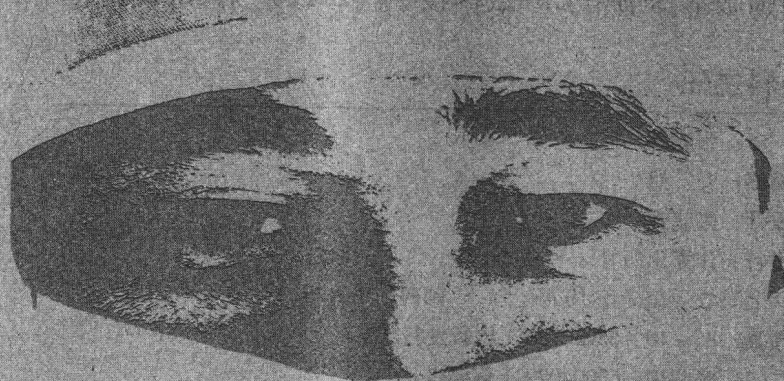
周立奇在医者的路上越走越远，终于酿成苦果。
一切尘埃落定之时，留给他的是无尽的教训和思考。

张慧敏 / 著

大外科主任

作家出版社

在大外科这个小天地里，医者、患者、医药代表，
他们联合上演着一出出离奇生死的故事。



大外科主任

张慧敏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外科主任/张慧敏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63 - 5762 - 3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8602 号

大外科主任

作 者: 张慧敏

责任编辑: 安 然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80 千

印张: 20

印数: 001 - 30000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762 - 3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6
第二章	23
第三章	47
第四章	68
第五章	86
第六章	109
第七章	124
第八章	141
第九章	164
第十章	194
第十一章	210
第十二章	227
第十三章	252
第十四章	263
第十五章	276
第十六章	295
尾声	309

引 子

事儿要从一个叫王仙菊的病人说起。

王仙菊起夜时忽然倒地的那个瞬间，她的丈夫许根树正在梦里哈哈大笑。许根树梦到自己买彩票中了大奖。正想象着自己发财后的美好生活，耳边就传来了老婆倒地的声音。

老婆似是把尿盆碰翻了，眼睛还没睁开，先闻到的是满屋子的甜了吧唧的尿臊味。自从老婆的糖尿病进入晚期，屋子里就满是这种味道了。这几天，老婆的病加重，大小便都在床前的木桶上。这样一来，屋子里的气味就更重了。

老婆也真是，把钱看得太重，病成这样也不肯去医院，这不又摔倒了。老婆这几天常常摔倒，每次一摔倒，许根树就嚷嚷着说要拉她去医院。王仙菊却死也不肯，手死死地拉着床帮，虚弱的身子冒着冷汗，拼了命地抵抗，像是要被人拉了去刑场。

王仙菊长着两颗大龅牙，身子一使劲，那牙就龅得越显夸张。记得，年轻那会儿相亲时，许根树差点为这两个大龅牙没和老婆成。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到如今许根树一点也不讨厌老婆的那两颗大龅牙了。

在这一片儿，老婆是个厉害的角儿，要强、谁的气也不受，许多口齿牙硬的话都是通过这一对大龅牙吐出来的。老婆厉害归厉害，但却讲理，给他这个原本有些窝囊的男人挣来不少面子。老婆不光是讲理，同时还能干。在这个城乡接合部既没有土地又没有正式工作的鬼地，老婆和他一起靠捡破烂盖起了一座上下六间房的两层小楼。虽说眼下是主体刚起来，但再积攒个两三万块钱简单装修一下就能搬进去住了。

可天有不测风云，想不到楼房封顶的第二天，老婆就一病不起。许根树知道，老婆的病由来已久，已经硬撑了好些年，怕花钱一直没去正儿八经的医院。

刚生病那年，老婆曾经到三十里地外的乡下找一个中医看过。那中医说是消渴症，许根树知道消渴症就是所谓的糖尿病。早就听人说糖尿病是富贵

病，吃得好不爱运动的人才容易得。许根树感慨老天不公，老婆吃得不好，又天天四处捡垃圾特别能运动，怎么也得上了这个病？

封完顶，家里攒了十几年的钱基本上花空了，又给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留出了下个学期的学费，家里一共还剩下五六千块的吃饭钱。

又挺了些日子，病情发展到尿不出尿，实在是没办法，在许根树的劝说下，三个月前老婆还是跟他一起去了一趟省立医院。

许根树也没想到老婆会在省立医院演了那么一出，病没看就跑了回来。

这年头，老百姓真是生不起病。

捡了一天的垃圾，许根树累得睁不开眼，下了床才把眼硬睁开来。不好了，老婆似是摔得不轻，已经躺在床前的尿窝子里没了动静。

“仙菊，你摔到哪儿了？快醒醒！”

“仙菊，仙菊，快起来，咱们这就去医院！”

就在昨天，许根树还在跟老婆唠叨着要带她去医院，找上回给她看病的那个白眉毛的老医生。当时老婆一听，就在床上用胳膊硬撑着虚弱的身子恶狠狠地对他说：“不去！去什么医院？挺挺就过去了，每回不都挺过来了吗？”

“别挺了，病都是越挺越麻烦！”

“不去！我看医院就是个吃钱的机器，别说看病，光是挂个号就得费去一蛇皮袋矿泉水瓶子！”

要是不看老婆惨白的脸色，光听她那恶狠狠的声音，老婆给人的感觉还是很健康的。这些日子，也许是老婆貌似健康的声音给了许根树一种错觉，也许是他骨子深处也有一种怕进医院花钱的潜意识，总之是自从那次去了省立医院后，许根树就无奈地任凭老婆的病一天天拖着了。

如今终于拖不下去，老婆这回彻底趴窝了。

“仙菊，你别吓我，快醒醒！”

任凭许根树怎么呼喊，王仙菊也还是仰躺在地上不动弹。许根树跪在地上要把老婆搬到床上去，手刚放到老婆的脖子后头，就吓得一声惊叫。老婆的脖子里黏糊糊的，血！老婆摔破头了！

仔细一看，老婆的耳朵后面破了一道口子，血正咕嘟咕嘟地往外冒。许根树慌了，这回医院是不得不去了。他站起身，忽地掀开床上的脏褥子，从最里面的床板上摸起了那个藏钱的布袋子，揣在怀里背起老婆就往外奔。

王仙菊是下半夜三点多被许根树背进省立医院的，当晚普外主任刘先达赶巧在门诊值夜班。

被值班护士叫醒的刘先达带着疲惫惺忪的神态来到急诊室。一搭眼，刘

先达就把病人的病情看出个八九不离十。躺在诊疗床上的病人已经昏迷，只见她四肢浮肿，蜡黄的脸上泛着一层白霜，典型的尿毒症晚期肾衰体症。

看着眼前危在旦夕的病人，睡眠惺忪的刘先达第一反应就是挂号护士搞错了，这应该是肾科的病人，不应该来普外找他。

不等刘先达开口，就见一个衣衫破旧、样子落魄木讷的中年男人冲上来拉住了他的胳膊：“医生，快救救我老婆吧！”

刚走近病人，刘先达就闻到一股酸了吧唧的多日没洗澡的汗臭味，他立刻在不经意间缩短了自己的呼吸幅度，尽量让空气少进入鼻孔。刘先达小心地伸出右手的食指，在病人裸露在外面的脚踝上按了一下。瞬间，病人的脚踝就陷下去一个深深的坑，半天弹不起来。

“是不是挂错号了？”刘先达收回食指，问旁边的护士。

那根刚刚按压过病人脚踝的食指孤独而训练有素地伸着。这是刘先达的习惯，每次给这种不讲卫生的病人做检查，他就会用这种方式对与病人肌肤有过接触的手指采取相对隔离，洗手时他会把这根手指作为重点对象来仔细清洗。

“她有外伤。”说着，护士就撩起了病人左侧耳边的头发，露出了耳后的一条两公分长的伤口。伤口已经不再流血，泛着失血过后的惨白。

许根树又在一边焦急地说：“大夫，快救救我老婆，上半夜她还好好的，起来小解，一头栽在地上就摔成了这样。”

刘先达知道，这个病人绝不是“摔”成这样的，而是长期的慢性肾病由量变到质变病成这样的。刘先达还知道，眼下这个病人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他还可以断定，她的死亡与耳后的这个两公分长的表浅外伤创口基本无关。

身上散发着同样酸臭气息的许根树又对刘先达央求：“医生，快救救我老婆吧，她要是走了我的日子可怎么过？”

面对这种央求，曾经也是一个鳏夫的刘先达的侧隐之心又隐隐升腾起来。一时间，他顾不上讲究，从口袋里抽出特制的小电筒扒着病人的眼睛照了瞳孔，又亲自测了血压数了脉搏。做这些时，他修长白皙的十指无一幸免地和病人湿漉漉散发着酸臭气息的肌肤触碰着。

如果这个病人还有救，刘先达觉得这种触碰是值得的。

但刘先达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病人的确是不行了，救也是白救。刘先达的另一根神经霎时绷紧，这深更半夜的，等他给病人处理完这个无关大局的外伤创口，再找来肾科医生，说不定这个病人早就一命呜呼了。到时候，钱花出去了，人没救活，不落一通埋怨才怪？现在的病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特别是这种文化水平不高，经济状况不好的病人就更是难缠。

不行，这个病人不能收。反正都是一个死，还不如消停点替他们省些钱，免得到头来人财两空落埋怨。

见护士去里屋取东西，刘先达就跟了进去。他轻声对护士咕哝了一句：“我看这个病人够呛，留下来怕是出力不讨好。”

护士心领神会地看了刘先达一眼，等她出来时，刘先达就对着她问：“病人病情很重，需要马上抢救，科里还有床位吗？”

已经明白刘先达意图的护士马上答：“科里现在没床，要等到天亮上班后看看能不能腾出来。”

刘先达转身对许根树说：“我看这样吧，我们这里现在没有床位，病人又耽误不得，你还是快些带病人到市立医院吧。”

这显然不是许根树预料到的，他的样子有点蒙，仓皇说：“你们这里有个医生能治她的病，我们就在这里治。”

说着许根树就俯在诊床上摇晃着已经昏迷了的老婆，大声问：“仙菊，上次给你看病的那个大夫叫什么来着？快告诉我，咱们去找他！”

昏迷中的王仙菊任凭丈夫怎么摇晃一点反应都没有。刘先达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还是快点到市立医院吧，别再耽误时间了，我们这里确实没床位。”

见没指望，满头大汗的许根树只得又把病人背起来，疲惫艰难地向外走去。

走廊里响起一阵细碎急促的脚步声。后来，那脚步声渐渐远了，没了。

看着护士，刘先达无奈地说：“这个病人是晚期肾衰，救也是白救，只能是瞎花钱。”

护士说：“刘主任，离天亮还有一会儿，你去值班室休息吧，有事我叫你。”

身材瘦高的刘先达向值班室走去。走廊里很静，走着走着，他忽然感到心里有些不安。

回到值班室，刚躺到床上，外面就传来滚滚的雷声，紧接着，密集急促的雨点接连不断地砸到窗玻璃上。想到刚才的那个濒死病人，刘先达有些内疚，躺在床上的他再也无法进入睡眠。

烦乱不安之际，门外再次响起护士的敲门声。

这回是个小女孩，急腹症。一查，典型的急性阑尾炎。刘先达不敢耽误，下了手术单，开了临时液体，又打电话到科里联系了手术医生，直到看着小女孩被手术室护士接走，才算松了一口气。

从头到尾，刘先达的态度都格外好，小女孩的父母一个劲地说着谢谢。刘先达知道，他的这种好态度完全是下意识的，仔细想想，像是为了弥补刚

才的内疚。

不经意间，刘先达意外地在诊床下发现了一只鞋子。他一眼认出来，这是刚才那个濒死的肾衰妇女掉在地上的。

刘先达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这只鞋子上。忽然，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隐约觉得这鞋子是个会给他带来祸害的灾星。

第一章

1

周二是肾外的手术日。肾外主任周立奇今天不光有台肾移植，还要瞒着大外科主任穆百济搞一个小型庆典活动，因此整个人就显得有些劳神和忙碌。

那个突发性事件就悄悄地隐匿在这些劳神和忙碌里，直到突然冒出来把毫无防备的周立奇吓了一跳。

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炸荷包蛋。只要有手术，周立奇早晨都要吃上四个荷包蛋。这习惯是跟大外科主任穆百济学的。还是二十年前跟着穆百济读硕士时，一天早晨，穆百济令人意外地用饭盒给他带来了四个黄澄澄的油炸荷包蛋。穆百济对他说，吃吧，油炸荷包蛋热量高，上了台扛造。那以后，周立奇就养成了上台前吃荷包蛋的习惯。刚结婚时是老婆陶婕给他炸，后来陶婕没了耐心，周立奇就自己炸。

炸荷包蛋是有讲究的，炸过了会糊炸轻了不香。如同许多外科技术操作一样，这也是穆百济亲自教过的。如今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周立奇的荷包蛋可谓炸得炉火纯青。

但是，这个早晨周立奇却有点分心。在吱吱的油锅声中，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从大学时代就一直暗恋着的村钰。这次是村钰自己找上门的，昨天下班时，村钰从大厅里主动追上他说最近要请他喝茶。周立奇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村钰究竟会和他谈些什么呢？隔了这么多年，当村钰近距离地站到他面前，他还是能感受到一种被吸引的强烈的场。最让周立奇着魔的是村钰的那双犹如深潭般的眼睛。他曾经多少次在梦里亲吻过这双带着长长睫毛的眼睛。一想到那些梦，周立奇就觉得心里痒酥酥的。

“想什么呢？锅都糊了！”身后突然响起陶婕的惊呼。

周立奇猛一哆嗦赶紧把火灭了：“什么时候回来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陶婕说：“是你跑神走号，还说我没动静！”

陶婕五点多就出去撸槐花去了，这会正抱着个装满槐花的大塑料袋站在厨房门口。

每年春天，陶婕都会从外面带回来这样那样的野菜，整天变换着花样吃，与其说是注重养生，不如说是抠门节约。左邻右舍都知道陶婕的这个习惯，在背后悄悄笑话她。周立奇嫌丢人，多次说她但一点效果也没有，陶婕还是我行我素。更要命的是陶婕最近又添了个毛病，见到空矿泉水瓶就往家里捡，都摆在阳台上，攒多了再拿出去卖。

这会见陶婕又顺手捎回来几个空矿泉水瓶，周立奇就说：“求你了，别再往家捡瓶子，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

“这是环保懂不懂？再说了你挣那俩钱够干什么的？要是你一个月挣的工资能上五位数，地上就是有金豆我都懒得弯腰捡！”

周立奇让她噎得没话说：“你……你就不能高雅点，别整天跟个农村妇女似的。”

陶婕反驳道：“也不知道谁更农民？就你那些习惯，我都懒得说你！”

周立奇最烦陶婕揭他的短，用铲子把锅敲得叮当响，脖子上的静脉鼓起来：“农民怎么了？嫌我农民当初就别嫁我！”

话音刚落，周立奇就后悔，猜测着陶婕八成又要往村钰身上扯，赶紧在心里想着应对的腹稿。

谁知，爱吃醋的陶婕这会脑子却没往那根筋上转，她一边收拾着槐花一边老生常谈地说起了正在读高二的宝贝女儿出国留学的事情。

“懒得跟你磨嘴，你说咱们琪琪到底出不出，我们系一个教授的孩子去了德国，说是那边的费用比美国少很多，四年下来小二十万就能拿下。”

向来不主张出国的周立奇说：“出的哪门子国？现在咱们中国的教育不比国外差，再说琪琪要是出了国，你不想我还想哪！”

想孩子是真的，中国不比国外差也是真的，但这些都不是周立奇不想让女儿出国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钱不富裕，以他们夫妻俩现在的收入，要供孩子出国上大学是个不小的困难。

快二十年的夫妻，在高职教心理学的陶婕早把周立奇的那点心思摸得透透的，她两手叉腰直截了当就戳穿了丈夫：“别找借口好不好，不就是兜里缺银子吗？我看你这个肾外主刀算是白当了，现在哪有外科医生缺钱花的？也就你这个榆木脑袋，天目不开活该受穷！”

钱！又是一个让周立奇心烦的话题，他把荷包蛋猛地一下倒进一边的盘子里。

陶婕不依不饶：“别一说钱你就拉着个脸，多清高似的！”

周立奇是怎么也说不过陶婕的，想着即将到来的这一天的种种忙碌，他心里的火直往上冒：“陶婕，现在除了钱你还想什么？有点精神层面的东西好不好？”

一听这话，陶婕更加恼怒：“我小市民，我市侩，你以为我想这样整天像个老妈子似的为钱的事唠叨吗？还不都是为了闺女能有个好前程！”

周立奇把铲子往锅里一摔：“别吵了好不好？没钱也不能怪我，要怪就怪你姨夫。”

陶婕的姨夫就是大外科的主任穆百济。想当初，陶婕对姨夫感激涕零，感谢他把省立医院的青年才俊周立奇介绍给自己做丈夫。但时过境迁，如今在陶婕眼里，姨夫早就成了老古董，是他们发家致富路上的拦路虎。

陶婕的语调也低下来：“听我姨说，老头续任的事定了，真的吗？”老头指的是穆百济，私下里，陶婕早就没了称穆百济是姨夫的恭敬心情。

周立奇也随着称呼老头：“是我帮老头把申请递上去的，这还有假。”

顷刻间，陶婕又怒目圆睁：“老头也是你称呼的？你可真够没良心的！”

周立奇哭笑不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陶婕的老毛病。

陶婕说：“再跟着老头干五年，我看你就彻底完蛋了，一对脱离现实的老古董！”

这时，女儿琪琪伸着懒腰从房间里走出来。一见琪琪，陶婕立刻就成了慈母，迎上去问她想吃点什么，接到指令，一溜烟地就进了厨房。

周立奇劝女儿吃个荷包蛋，话刚出口就被女儿拒绝了，“爸，你真老土，干吗老是吃这荷包蛋？”

周立奇说：“习惯了，你妈怕胖我可不怕。”

琪琪笑说：“爸，开家长会时我们班同学一直认为你是个大帅哥！”

说着，琪琪就用温润的小手在周立奇的后脖颈上亲昵地拍了拍。每当周立奇遭受到陶婕无名火力袭击的时候，女儿都会用一些细小的动作安慰他。周立奇心生感动，盘算着今天无论如何要去给女儿买张比萨回来，那是女儿的最爱。

2

清晨，雨后的外科病房楼门口，依然热闹得像个集市，八点不到就来来往往地挤满了人。

医院连着生和死，人生的两个重要关口都要在这里度过，因此来这里的人几乎个个都面带一种直面生死的庄严和肃穆。

身材适中相貌俊朗的周立奇低着头快步穿过人群，径直往一楼的电梯间走去。静止不说话的时候，周立奇的五官数嘴唇最有特点。不厚不薄的嘴唇紧抿着，显得笃定而沉静。

四十四岁的肾外主刀周立奇和许多同行一样，对这些生生死死的事早就麻木了。一穿上工作服脑海里想到的就是那一个个排成无头无尾长阵的肾，而他则是流水线上的修理工，只管把这些生了病的肾一个个修好摆正。肾是周立奇日常生活中见面频率最高的一种物件，不用上手，一打眼就能知道它的质地和成色。

有时忙起来，周立奇觉得自己像是要被这些肾给淹没了，疲惫烦躁得透不过气来。更多的时候，周立奇觉得自己是个熟练工，别人修不好的肾他能修好，别人完不成的工作量他能完成。

和在家里受陶婕的气不同，在外人眼里，周立奇是个性格内敛而有些固执的人。技术好，又受穆百济赏识，大家都很尊重他。

周立奇外表内敛，但内心也有几分狂傲。这种狂傲的资本，来自于他的精湛医术。

大外科有若干个子科，除周立奇所在的肾外，还有普外、胸外、肝外、颅脑、骨科等。内心里，周立奇时常会把这些科室的主刀拿出来一一和自己比较。比来比去，也就是普外主任刘先达和他能有一拼，别人全不在话下。

今天上午科里有两台肾移植，一台是他的，一台是穆百济的。周立奇私下里攒足了劲要和师傅比一比。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

刚要进电梯，一楼的普外主任刘先达正从电梯里出来。瘦高的刘先达长了一张长马脸，身高超过了一米八，走起路来身子不由自主地有些往前探。

刚看到周立奇，刘先达一愣，接着肃穆的脸上绽出一层笑：“来了？”

周立奇点点头，侧着身子动作麻利地进了电梯。

刘先达像是有事，表情专注地转身按住电梯按钮。

“周主任，下午那事没有变化吧？”

脑海里一排排的肾渐渐幻化成眼前刘先达的笑脸。近距离的刘先达，身上散发出一股香皂和女人用的润肤露味。周立奇很不适应，下意识地把手往后仰了仰。

“忘不了，我给杨护士长都交代好了。”

刘先达松开电梯按钮，笑着说：“那就好，应该让老头高兴一下。”

渐渐合上的电梯门，一点点隐去了刘先达的面容，周立奇在心里感慨着他的世故和老到。

前些日子听说穆百济要退，有想法的刘先达就上上下下地狠折腾了一番。对刘先达的折腾，周立奇没什么意见，也很是理解。令他不能容忍的是

刘先达在抬高自己的同时还捎带着打击别人。也许由于周立奇是穆百济一手带起来的，因此他就成了刘先达的主要防范对象和打击目标。刘先达表面上和他有说有笑，搞的都是些背地里的小动作，周立奇有苦难言。

那阵子周立奇很郁闷。天地良心，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当大外科主任的半点野心。可这种事又百口莫辩，越解释越是“此地无银”。

他只得暗暗隐忍，不作任何解释。正不可开交时，穆百济在汪院长的挽留，答应续任五年接着干。

知道穆百济续任，刘先达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快得让周立奇觉得难以置信。

周立奇强迫自己也要自然起来。彼此都在大外科混着，又都是子科的主任，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况丧偶的刘先达又续娶了村钰，关系闹僵了大家都尴尬。

一出电梯，周立奇就看到了杨海平。快四十岁的杨海平由于一直在操心费力又跑腿的护士长这个位置上干，一直保持着敏捷的动作和良好的身材。

一看到周立奇，快性子的杨海平就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他和穆百济的两台肾移植都挪到下午了。

不是人为，是天灾。说是夜里下大雨，楼房最高层的九楼手术室漏雨进水，上午手术间要清理消毒。

杨海平眨巴着薄薄的很机灵的单眼皮问周立奇：“手术改了时间，下午的事来得及吗？”

“没问题。”周立奇胸有成竹。

穆百济正伏在护士站的台子上打电话。电话里，他大发雷霆。电话是打给汪院长的。汪院长八成是在电话里又给穆百济展望了新外科大楼的宏伟蓝图，只听穆百济说：“汪院长，这是两码事，新楼没盖之前，我们要维持正常的手术！”

周立奇眼前浮现出汪院长面对穆百济一贯的那副老好好神情。与其说汪院长是格外敬重穆百济，不如说他是把穆百济当成个老小孩来哄。

果然，穆百济让电话那端的汪院长给哄好了，他的语气缓和下来：“新外科大楼当然要抓紧审批，旧外科大楼也要及时修护，你说这种时候要是碰上急诊怎么办？”

放下电话转过身，穆百济拿下眼上的老花镜，撩起白大褂的一角擦拭着。一边擦拭，一边对周立奇说：“快告诉护士，把术前针停了。”

一边的杨海平说：“已经告诉护士停了。”

穆百济个子不高，是个圆圆乎乎的小老头，身子圆脸盘也圆，有点秃

顶，面色红润。手术台站的年头长了，穆百济一条腿的半月板老是有积液，走起路来有点一颠一颠的。穆百济不想让别人看出他的这种颠，走路时就把步幅放得很慢。

看着穆百济步幅缓慢地进了办公室，周立奇就对杨海平说：“抓紧准备下午的事吧。”

杨海平用她一贯的洒脱语气说：“放心吧。”

下午的肾移植是亲属间移植，手术一点开始，摘肾、修肾、植肾都很顺利，前后不到四小时，又创下了周立奇手术史上的一个纪录。

走过穆百济的手术室，隔着门玻璃，周立奇看见穆百济正戴着老花镜对着手术盘修肾，看来最快也要多半个小时才能关腹。

同时开始的同样的手术，自己却能比大外科主任提前多半个小时完成，这令周立奇十分兴奋。

悄悄给老头子操办一个小型生日庆典是刘先达的主意。老头子上星期刚得了省里的“医学成就荣誉”奖，周立奇和刘先达陪他去领奖回来的路上，刘先达突然就冒出了这个主意。回来给汪院长汇报之后，他也很支持。

手指上还能感觉到刚才触摸过的那颗既柔软又鲜活挺括的肾，脑子里却惦记起这些事务性的琐事，周立奇的眉头不知不觉间又皱紧了。

下到三楼，周立奇从电梯间走出来。

肾外科病房的下午像一颗生了病的肾，看上去懒洋洋的。几个身穿松垮垮病号服的病人在走廊里慢悠悠地走着，看见周立奇后纷纷驻足和他打招呼。周立奇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一直向走廊尽头的大外科会议室走去。

会议室已经面目全非，与平日里完全是两个感觉。桌子上摆了鲜花、水果和茶点，中间还放了一个巨型大蛋糕。走廊里的来苏儿涌进来与鲜花水果的味道混在一起，碰撞出一种欢快的喜庆气息。

杨海平从会议室里急火火地走出来，差点和周立奇撞个满怀。

“都准备好了？”周立奇问。

杨海平说：“就差横幅了，纸笔都有赶紧写吧，8床液体没了，我得去给他拔针。”

刚上大学那会儿，不太爱说话的周立奇练过一阵子书法，想不到如今竟派上了用场。来到会议室，周立奇一阵挥笔泼毫，一幅刚劲有力的横幅展现出来，“医学结缘四十载，人生六十众人敬。”

就在这时，刘先达陪着汪院长和医务部主任韩明辉走了进来。

“不错！”汪院长看着桌上的字夸奖说。

听院长这么一夸，周立奇有些不好意思：“写得不好，多少年没练了。”

各个科室的主任和护士长也都陆陆续续来了，趁着他们和汪院长、韩主任打招呼的当儿，周立奇抽身离开了会议室。

在走廊里看见杨海平，周立奇忙吩咐：“快让人去手术室请穆主任，汪院长已经到了。”

杨海平说：“让蒋小月去叫了，马上到。”

说着，两人就去电梯间迎接。

刚走近电梯间，周立奇就听见刚出电梯的穆百济正和一个人撕扯着。原来是刚才手术的病人家属在给穆百济塞信封。穆百济死活不要，最后只得发起火来。

“你这人怎么回事？实在信不过我，明天就把这个病人转给别人好了！”

这时，杨海平的眼神和周立奇对视了一下，两个人冲过墙角出现在穆百济和那个病人家属面前。

杨海平说：“穆主任，大外科会议室有个会，汪院长已经到了。”

穆百济把那沓厚鼓鼓的信封丢在一旁的窗台上转身离开。由于生气，他的步子加快了许多，双腿更加明显地一颠一颠的。

长着一双细长眼的周立奇眯起眼睛，把目光投向那个信封，感觉不少于五千。

两个人紧跟着穆百济进了大外科的会议室。一进门，穆百济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恍惚，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正在纳闷之际，清纯优雅的英文版童声生日歌从某个缝隙里悄悄地流出来。

抬头看了一眼已经挂起来的横幅，穆百济这才明白过来，今天是他的六十岁生日。

穆百济很感动，双手抱拳，嘴里一个劲地说着谢谢。

汪院长说：“穆主任，祝你生日快乐！你可是我们省立医院的一张王牌，借今天这个场合我顺便说点公事，续任的事院里已经研究过了，只要你一签字，马上就报卫生厅，你得至少再给我干五年，可不能反悔！”

穆百济似乎忘记了上午为手术室的事在电话里和汪院长的不愉快，说：“汪院长你放心，只要我的手不抖，还能做得动手术，我就一直干下去！”

高大肥胖的汪院长带头鼓起掌来。

掌声未落，收发室的小伙抱着一摞医学杂志走了进来。

小伙说：“大伙都在，省得我各科跑了。”

发的是省外科学会主办的《外科学术》。一个科一本，刘先达拿到杂志后下意识地翻看了一下封二上印着的会长、副会长名单。前些天一个副会长退休离任，要补选一个，当时院里报了他和周立奇。有外科会长穆百济偏袒着周立奇，刘先达当时就觉得自己凶多吉少。粗粗一扫，上面果然没有自己

的名字，多出来的副会长也果然是周立奇。

刘先达的心里正不是个滋味，就听旁边的一个护士长说：“祝贺你周主任，当选省外科学会副会长。”

紧接着，祝贺声响成一片，一时间话题似是被转移了。刘先达也强作欢颜地对身边的周立奇说了声“祝贺”。

普外副主任何晓蒙这时绕到刘先达的另一侧小声嘀咕了一句：“副会长还是给了周立奇，这老穆，真够偏心的！”

刘先达看了一眼正在给穆百济拿蛋糕的周立奇，脸上依然挂着笑。

生日庆典进行到高潮时，肾外科病房值班医生黄凯急匆匆走了进来。

他直奔穆百济走过去，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穆百济听后，起身就往外走。

杨海平上前拦住他，“穆主任，这才刚刚开始，您可不能走！”

“门诊有个肾衰病人，我去去就来。”穆百济说。

周立奇马上站出来，“穆主任，我去！”

黄凯犹豫了一下，又说：“门诊值班医生说，那病人指名要找穆主任。”

杨海平狠拉了一下黄凯身后的白大褂，嫌他不长眼色。黄凯看着穆百济，不敢再说什么。这边，周立奇已经走出门去。

杨海平笑嘻嘻地上前把穆百济往椅子上拉。穆百济迟疑了一下，还是挣脱开她。

“我还是过去看看。”

汪院长笑着发话，“你们就让他去吧，我看他是不去不舒服，这样的生日也很有意义！”

一边的刘先达一听到“肾衰”两个字，心里“咯噔”一下。

3

门诊部肾病科值班医生是个年轻人，一见穆百济和周立奇来了，就求救般地扑过来。

躺在床上的病人正是昨晚下半夜来过的王仙菊。此时，她的情况更加糟糕，已经重度昏迷，脸上的那层白霜愈加厚重。

一看到穆百济和他的两道白眉毛，奔波多时疲惫至极的许根树一下奔过来：“穆主任，你快救救我老婆吧，上次你不是说她还有救吗？”

并不了解晚上情况的穆百济想起来，这个病人几个月前来过医院，当时已经是尿毒症晚期，给她开了住院通知单可后来就不见人了。